

国际关系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演变及相关因素探析^{*}

于卫青

[摘要] 1947年,随着印巴分治和巴基斯坦的独立建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围绕杜兰线东侧的普什图人的地位和归属问题产生分歧和冲突,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由此产生。60多年来,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经历了爆发、冲突、缓和、转折、搁置等几个阶段。卡尔扎伊上台后,这一问题重新浮上台面。美国 and 苏联曾经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演变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阿富汗的国内民族和政治因素、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政策都深刻影响和制约着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发展和演变。

[关键词]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苏联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1)02-0033-37

1893年,英国迫使阿富汗国王拉赫曼签订了杜兰协定,其所划定的杜兰线把普什图人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1947年8月,印巴分治并各自独立建国。阿富汗发表声明,不承认杜兰线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边界线。随后,阿巴双方围绕巴属普什图人的自决权和前途问题,在外交、军事、贸易等方面发生冲突,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由此产生。本文试图对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演变的阶段性及其相关因素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演变的阶段性

自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阿巴之间由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时有起伏。根据阿巴双方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政策及其阶段性差异,可将其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 1947年到1950年的爆发期

二战期间,阿富汗察觉到英国势力衰退、印度走向独立的必然趋势,欲趁机废除杜兰协定。1944年,阿富汗致信英印当局,对英印一侧的普什图人命运表示关切。1947年6月,阿富汗首相哈希姆在孟买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一个独立的普什图国家不能建立,西北边境省就应该并入阿富汗。我们的邻居巴基斯坦应该明白,阿富汗需要一个出海口,这对我们的人民和贸易十分重要。”^[1]1947年7月,英国人在西北边境省组织了公民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占有投票资格的

55.5%。其中,55%投票赞成加入巴基斯坦,0.5%投票赞成加入印度。^[2]同年,英国人在五个普什图族部落区主持召开了哲尔格大会,部落首领们同意加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宣布,对于英国操控的全民公决和哲尔格大会的结果不予承认。

1947年8月15日,巴基斯坦宣告成立。阿富汗发表声明,反对把杜兰线作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线。阿富汗声称,杜兰线两侧的普什图人同属一个民族,英印普什图人应当享有自决权,而阿富汗有义务保护所有普什图人的利益。巴基斯坦则认为,1893年的杜兰协定是合法的国际边界条约。阿富汗政府后来多次确认该条约的有效性。杜兰协定终止了阿富汗对杜兰线东侧的土地和人民的主权。作为英印当局的一个继承者,巴基斯坦继承了其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已经获得了对其领土和人民的全部主权。^[3]

1947年9月,巴基斯坦申请加入联合国时,阿富汗投了惟一的一张反对票。阿富汗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说:“我们不能承认西北边境省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西北边境省的人民没有得到机会去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即由他们自己决定:是独立,还是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4]1949年7月,阿富汗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1893年的杜兰协定和1905年、1919年、1921年的英阿条约,以及其他任何涉及普什图人地位的条约。

* 本文获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育苗工程项目(WYM08001)资助。

2. 1950 年到 1963 年的冲突期

巴阿关系由于普什图人问题而全面恶化,致使阿富汗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遭遇到许多困难。1953 年,新首相达乌德通过宫廷政变上台。达乌德在普什图人问题上立场强硬,在他主政的十年期间,普什图人问题成为阿富汗对外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1955 年 3 月,阿富汗公开反对巴基斯坦的“一体化计划”,认为这会强化巴基斯坦对普什图族地区的控制。阿巴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两国首都和大城市发生了暴力示威、攻击使领馆和撕扯对方国旗事件。阿富汗甚至动员了其后备军,准备与巴基斯坦开战。

20 世纪 60 年代初,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全面冲突达到高峰。从 1960 年下半年到 1961 年上半年,阿巴军队在边境上不断发生冲突。1961 年 8 月 23 日,巴基斯坦关闭了它在阿富汗的领事馆,要求阿富汗关闭在奎达、白沙瓦和帕拉奇纳的领事馆和贸易机构,指责阿富汗挑起普什图人争端。两国不仅关闭了边境,取消了所有贸易往来,而且均向对方的反政府组织和部落提供武器。1961 年 9 月,双方一度断绝外交关系。

阿巴之间的宣传战在 1961—1963 年间达到高峰。双方的电台和报纸每天都充斥着战斗的消息,刊登着部落酋长宣布支持某一方的长篇大论。阿富汗夸大其词地报道巴基斯坦士兵的伤亡数据,提到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地区就称为“被占领的”或“独立的普什图人”。巴基斯坦报刊把不过是一个影子组织的“阿富汗民主党”说成是反达乌德政权的“地下自由战士”。巴方通过白沙瓦广播电台,用普什图语向杜兰线的阿方一侧广播。

3. 1963 年到 1973 年的缓和期

阿巴之间十余年的持续冲突和紧张关系给阿富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1963 年 3 月,达乌德首相被迫辞职。比较务实的查希尔国王上台亲政,为阿巴双边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条件。

1963 年 5 月,在伊朗国王的调解下,阿巴在德黑兰签署协定,宣布恢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和商业联系,双方同意依据国际法解决彼此之间的所有问题。在 1965 年和 1971 年的两次印巴战争中,阿富汗的中立政策使巴基斯坦认识到两国关系稳定性。^[5] 1970 年,巴基斯坦颁布新宪法,解散单一的西巴省,并赋予各省自治地位。有学者认为,新宪法得到国内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认可,这表明普什图人已放弃了独立主张,转而争取在巴基斯坦内的自治。^[6]

4. 1973 年到 1979 年的转折期

1973 年 7 月,达乌德发动政变,建立了阿富汗共和

国,自任总统兼总理。他重新宣示在普什图人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公开支持巴基斯坦普什图人“民族自决的合法权力”,多次在国际会议上重提普什图人问题。1974 年 7 月,阿富汗普什图人地下电台开始播音,喀布尔每天都要提及普什图人。阿巴双方又爆发边界冲突。巴基斯坦指责阿富汗训练了 1.5 万名游击队战士,派到巴基斯坦境内。^[7]

在苏联的严重威胁下,达乌德开始调整其强硬立场,转而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双方分歧。在美国、伊朗和沙特等国的调解下,阿巴两国关系迅速缓和。1976 年 6 月,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第一次承认,在两国之间存在着“政治分歧”。阿富汗同意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解决这一政治分歧。1978 年 3 月,阿巴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并认为会谈对双边关系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普什图部落问题将不再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

1978 年 4 月,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通过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在外交上,人民民主党政权采取了对苏联一面倒的政策。塔拉基和阿明多次重提普什图人问题,公开支持巴属普什图人的自决要求,接见了流亡在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反对派领导人。阿富汗的官方地图囊括了巴基斯坦的西北各省,包括俾路支斯坦。这反映了阿富汗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倾向,它不仅服务于阿富汗内政的需要,而且反映苏联的外交企图。^[8]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扶持了卡尔迈勒傀儡政权。卡尔迈勒号召所有的普什图人都统一到阿富汗的领导之下,并把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称之为“神圣的土地”。随着阿富汗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卡尔迈勒傀儡政权再也无暇顾及普什图人问题。

5. 1979 年到 2001 年的搁置期

苏联的入侵导致大量阿富汗普什图族难民逃亡到巴基斯坦,被安置在靠近阿巴边境的白沙瓦和奎达等地。阿富汗反苏抵抗组织也以此为基地,从事反苏活动。面对苏联侵略者和卡尔迈勒傀儡政权,阿富汗人已经不可能提及普什图人问题。

苏联入侵也给巴基斯坦提供了重新思考和调整阿富汗政策的机会。巴基斯坦决定资助阿富汗抵抗组织,争取未来在阿建立一个亲巴的政府,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与阿富汗的边界问题。在巴基斯坦资助的 7 个抵抗组织中,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获得了最大份额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巴基斯坦期望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能够超越民族局限,改变在普什图人问题上的传统立场。^[9] 巴基斯坦特别对希克马

蒂亚尔寄予厚望,经过巴基斯坦之手的外国援助(包括大量的美国援助)主要给了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但极端激进的希克马蒂亚尔既不能控制一个稳定的喀布尔政权,也不承认“杜兰线”是国际边界线,还屡屡不受巴基斯坦制约。

对希克马蒂亚尔颇感失望的巴基斯坦转而扶植新兴的塔利班。巴基斯坦军方认为,塔利班将认可杜兰线,不再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族民族主义运动,还有利于巴基斯坦控制其境内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但是,事与愿违的是:一、不是塔利班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战略腹地,而是巴基斯坦为塔利班提供了战略纵深,并加剧了巴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二、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塔利班拒绝承认杜兰线,它甚至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族民族主义,进而开始影响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族事务。^[10]

6. 卡尔扎伊上台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重新浮现

2001年11月,塔利班政权在美国军事打击下土崩瓦解。在联合国的努力和国际社会帮助下,阿富汗重建工作有序展开。

卡尔扎伊政府成立后,经常指责巴基斯坦庇护塔利班,而巴基斯坦则担心阿富汗重提边界问题。2003年7月,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部落领袖向卡尔扎伊哭诉,巴基斯坦已经开始侵入阿富汗境内,纵深达40英里。卡尔扎伊立即派出调查组,但不等调查组作出结论,有关两国军队在边界频频交火的报道就屡见报端。^[11]2005年,阿富汗恢复庆祝每年8月31日的“普什图尼斯坦日”。2006年2月,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公开抨击“杜兰线”是一条“令人憎恶的线”,并表示他不接受“杜兰线”是一条国界线。^[12]2005年,巴基斯坦提出要在两国边界上修建栅栏并埋设地雷,遭到阿富汗的反对,后者担心“杜兰线”成为永久边界。但是,巴基斯坦仍然于2006年开始修建栅栏。^[13]2007年8月,两国在喀布尔召开联合和平哲尔格会议,就增加信任、合作反恐等议题达成一致。但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悬而未决,始终是困扰两国关系的痼疾。

二、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症结和相关因素分析

杜兰线的存在已经百余年,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争执也超过了半个多世纪,它在阿巴之间时隐时现,好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仍然有可能引发阿巴之间的争执或冲突。究其原因,不外乎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

1.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外部因素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产生和演变是大国势力在该

地区侵略和争夺的产物。二战结束后,英国退出南亚地区,美国则乘虚而入。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积极构建反苏包围圈,伊朗和巴基斯坦开始接受美国援助。战后的阿富汗政府继续延续平衡、中立、不结盟的“第三国主义”外交,把加强阿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支柱。阿富汗企图以美国代替原来的英国势力,以抵制苏联在该地区的扩张。阿富汗还期望,更为密切的阿美关系有助于为阿富汗带来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4]但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军援、经援要求反应冷淡。1953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秘密报告指出:“阿富汗对美国没有多少或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基于它的地理位置和阿富汗领导人对苏联能力的认识,如果局势需要,苏联可以确保对该国的控制。阿富汗的理想状态是保持中立。”^[15]美国担心,过多卷入阿富汗事务会很容易激起苏联侵略阿富汗的企图。美国还担心,对阿富汗的任何安全援助可能被喀布尔转为他用,亦即以军事手段解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16]所以,美国对阿富汗的有限经济援助仅仅着眼于避免阿富汗完全倒向苏联。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作为美国的盟国,先后加入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接受着美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美国坚持中立、劝和的立场,既不接受阿富汗的普什图尼斯坦主张,又拒绝巴基斯坦提出的要求(承认“杜兰线”为阿巴国界线)。由于巴基斯坦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迫使阿富汗转而求助于苏联。

苏联对阿富汗的政策是积极进攻,不惜代价地控制它。苏阿建交后,阿富汗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正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僵局促使阿苏关系升温。1950年7月,两国签订了战后第一个贸易和换货协定。1954年以后,阿富汗成为苏联在第三世界重点援助的对象。苏联援助阿富汗的目的在于:第一,从经济和军事上控制阿富汗,进而支配阿富汗的政治,使之成为苏联某种形式上的被保护国。第二,以阿富汗作为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样板,进一步分化巴格达条约成员国,使之中立化。第三,苏联把阿富汗作为向南亚和中东渗透的桥头堡。苏联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支持阿富汗,也显示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莫斯科公开而坚定地支持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支持喀布尔,是为未来对阿富汗的影响尽量创造一切条件。”^[17]

随着对阿富汗控制力的增强,苏联调整了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为了加强对南亚次大陆的影响,着力建立“亚安体系”。

1974年,莫斯科劝说访苏的达乌德与巴基斯坦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达乌德表示,对“亚安体系”的含义深有体会,同时指出:“我们喜欢这一主义的某些内容,但我们不欣赏它对不破坏边界的强调……这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作为英国殖民遗产的巴基斯坦现有边界。”^[18] 197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阿富汗。他公开表示,所有国家间的睦邻关系、事务性的合作及通过会谈解决分歧的原则,完全适用于南亚和中东地区。苏联也认识到,一场成功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对该地区的阿富汗、伊朗和自己东南部边疆地区都会产生消极影响。^[19]

总之,美苏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来确定对普什图人问题的立场和态度,这在客观上可能激化或弱化阿巴双方在该问题上的争执。

2. 普什图人问题与阿富汗民族政治因素

长期以来,阿富汗在普什图人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深受阿富汗国内因素的制约。

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的部落社会,普什图族部落在阿富汗部落群体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阿富汗又是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既有部落自治与中央集权的矛盾,又有普什图人与非普什图人的对立。任何一个政治家必须弥合这些分歧,以尽可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在阿富汗,无论宗教和王权都没有这种号召力,惟一可资利用的是普什图民族主义。

阿富汗精英阶层普遍认同普什图民族主义主张,认为杜兰线另一侧的普什图兄弟必须得到保护。阿富汗政治家的普什图民族主义立场能够赢得阿富汗内外所有普什图人的拥护,能够获得阿富汗内部相互矛盾的社会集团的支持。所以,无论从民族感情出发,还是从政治需要考虑,阿富汗领导人历来都重视跨界的普什图人。“对达乌德和许多阿富汗人而言,普什图人是光荣历史的象征,是政治现实的有效议题,是未来国家更加强大的希望。”^[20]

3. 巴基斯坦在普什图人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

巴基斯坦通过对阿富汗和巴属普什图族地区的政策措施,逐步强化对普什图族部落地区的控制,在阿巴争执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巴基斯坦明确表示,巴境内普什图人的地位问题纯粹是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所以,巴基斯坦拒绝在谈判桌上讨论这一问题,更不会把它提交给国际社会裁定。^[21] 巴方认为,阿富汗对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的关心是虚伪的。阿富汗只是以关心巴基斯坦普什图人为幌子,来掩盖它领土扩张和获取出海口的野心。

其次,针对阿富汗的政策措施,巴基斯坦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阿巴关系紧张之时,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采取经济制裁、贸易封锁、军事打击等强硬措施,给阿富汗国内经济造成很大冲击,最终迫使强硬的达乌德首相辞职下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巴基斯坦在政策上也有相应的调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企图通过扶持阿富汗的普什图族亲巴势力来淡化、消解普什图人问题。

再次,巴基斯坦对境内普什图人实行软硬两手政策,收到了明显效果。一方面,巴基斯坦对境内普什图人的独立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不仅很快消除了巴属普什图人分离的威胁,而且大大降低了普什图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政府对普什图人实施安抚和收拢政策。1947年底,巴基斯坦对所有参加反政府袭击的普什图人实行大赦。巴基斯坦从部落区撤出了正规军队,继续提供并提高了给予普什图族部落的补贴。1955年3月,在巴基斯坦宣布实施的“一体化计划”中,部落区仍然保持自治,甚至享受到了比在英印当局统治下的更大自由。1970年,巴基斯坦新宪法宣布建立高度自治的“联邦直辖部落区”,保证它的独立性不受干扰。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民族主义领导人最初支持阿富汗共产党政权,因而流失了大量支持者。^[22] 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影响力更加式微。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时局的变迁,普什图民族主义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逐渐失去了早期的吸引力和号召力。长期以来,巴基斯坦政府高度重视普什图族部落区,每年都制定发展计划,提供特别资助,促进部落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居民人均收入非常低的部落北部地区,政府则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23] 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曾指出:“直到2000年,巴基斯坦军队才第一次被允许进入所有的部落区修建道路,发展经济。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政治上将部落区融入到西北边境省内。”^[24]

三、普什图人问题的前景

阿巴之间的普什图人问题争端历时多年,给普什图族部落区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巴基斯坦虽建国也已60余年,但普什图部落地区因其特殊的法律地位而未纳入正常的规划与管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迄今,普什图族部落区“57%的人使用不上干净的水,平均识字率只有17%,而妇女的识字率只有3%;平均每7670人才拥有一个医生。”^[25] 大量阿富汗难民的存在、武器和毒品的泛滥、恐怖分子的藏匿和活

动不仅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国际形象,而且破坏了普什图部落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最终损害了阿巴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时至今日,阿巴双方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并无交集。普什图尼斯坦虽然仅具象征性的意义,但阿富汗不会轻言放弃。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已经成为阿富汗国内工具性的议题,一旦产生了某些政治需要,阿富汗可能会旧事重提。尽管巴基斯坦也担心阿富汗的不安定因素蔓延到巴境内,但巴基斯坦可以利用普什图族因素向阿富汗国内政局施加影响。

当前,阿巴两国都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巨大压力。经过多年战争的破坏,阿富汗百废待兴,国家的重建是头等大事。阿富汗要重建新的政治秩序,要实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平,要发展经济,目前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处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更何况,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也离不开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政府正逐步加强对普什图族部落地区的控制和建设,暂时也不担心阿富汗会节外生枝。但是,巴基斯坦和塔利班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在国外,美国强烈要求巴政府严厉打击塔利班残余势力;在国内,反美情绪和支持塔利班的呼声却日见高涨,某些地区“塔利班化”越来越严重。所以,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而言,搁置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争议、共谋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应是阿巴两国互利共赢的最佳选择。

[注释]

- [1] [3] Syed Abdul Quddus,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 Geopolitical Study*, Lahore: Ferozsons, 1982, p.99, pp.144-142.
- [2] 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1.
- [4] United Nations,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Plenary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16 September—29 November 1947, vol. I, 80th—109th Meetings, 16 September—13 November 1947, New York 1947, Ninety-Second Plenary Meeting, 30 September 1947, pp.313-314. 转引自 Joanna Modrzejewska-Lesniewska, *Another Kashmir? the Afghanistan-Pakistan Border Dispute*, IBRU 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 Winter 2001-2002, p. 74.
- [5] 胡仕胜:《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轨迹》[J],《国际资料信息》

2002年第3期,第14页。

- [6] Abdul Sammad Ghaus, *The Fall of Afghanistan: An Insider's Account*, Washington: Pergamon-Brassey's International Defence Publishers, 1988, p. 98.
- [7] Thomas T. Hammond, *Red Flag Over Afghanistan: The Communist Coup,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p. 38.
- [8] Selig S. Harrison, "Nightmare in Baluchistan", *Foreign Policy*, no. 32, Fall 1978, p. 152.
- [9] [22] Fr d ric Gare, *Pakistan-Afghanistan Relations in the Post-9/11 Era, Carnegie Papers, South Asia Project, Number 72 October 2006*,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 9, p. 10.
- [10] [12] [19] Shibil Siddiqi, *Afghanistan - Pakistan Relations: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in a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Implications for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Final Report, Walter and Duncan Gordon Foundation, p. 30, p. 34, p. 15.
- [11] 杨时超:《硝烟过后——中国外交官经历的战后阿富汗》[M],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 [13] Cyrus Hodes & Mark Sedr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 Post-Taliban Afghanistan*, Abingdon,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7, p. 20.
- [14] [16] [17] Tom Lansford, *A bitter Harvest: US Foreign Policy and Afghanistan*, Ashgate, 2003, p. 78, p. 87, p. 91.
- [15] Mohammad Ma' Aroof, *Afghanistan in World Politics: A Study of Afghanistan-U. S. Relations*, Delhi, 1987, p. 64.
- [18] Alvin Z. Rubinstein, *Soviet Policy toward Turkey, Iran and Afghanistan: The Dynamics of Influence (Studies of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82, p. 140.
- [20] [21] Leon B. Poullada, *Pushitunistan: Afghan Domestic Politics and Relations with Pakistan*, Ainslie T. Embree ed., *Pakistan's Western Borderlands*, New Delhi, 1977, p. 151, p. 129.
- [23] 杨翠柏、刘成琼:《列国志·巴基斯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9页。
- [24] [巴基斯坦]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M],张春祥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261页。
- [25] Bijan Omrani, "The Durand Line: History and Problems of The Afghan-Pakistan Border", *Asian Affairs*, vol. XL, no. II, July 2009, p. 192.

作者简介:于卫青,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西安,710069)

收稿日期:2010-11-01

修改日期:2011-01-0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7** The 1971 South Asian Crisis and The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by Zhang Wei*
The crisis of South Asia in 1971 was a regional crisis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which had vital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crisi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and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competition among them.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shift of the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initially, the Soviet Union held sympathetic attitude but avoided direct involvement in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east Pakistan. Later it shifted to direct intervention and alliance with India.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policy shift was the power struggle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around the subcontinent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 33** The Evolvement and Related Factors of the Pushtunistan Problem *by Yu Weiqing*
The Pushtunistan problem is a historical legacy of British colonial aggression in Asia. In 1947, following the partition of India, Pakistan beca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conflict arose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because the two states had serious disagreement on the status and under whose jurisdiction of the Pushtuns who inhabited a region east of the Durand Line. After more than sixty years, the Pushtunistan problem went through several different phases. As soon as Hamid Karzai assumed the rein of government, this dispute arose again. America and Russia both had a hand in the evolvement of the Pushtunistan problem. And the domestic factor and political factor in Afghanistan and the national policy of Pakistan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Pushtunistan disput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38** Study on the Taiwan “Application for UN” Issue *by Shen Huiping*
Taiwan’s application for UN is the core of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which is the major challenge and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decides tha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in UN activity is limited. In other words, Taiwan should not violate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However, Taiwan authorities always depart from the basic rule in reality which brings about the so-called Taiwan “Application for UN” issue. The issue has taken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periods but people can still find from its evolution some regular clues such as the inviolability of the One-China principle,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mutual political trust and solving problems case by case.
- 45** Analysis of Pakistan’s Active Promotion of Better Relations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in the Early 1960s *by Han Xiaoqing*
During the early 1960s, Pakistan changed the lukewarm attitude toward China in the 1950s and actively promoted better relations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The author deems that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are: First, discord long existed between Pakistan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 India and Afghanistan became more intense in the early 1960s; Second, Pakistan could not get any support from either of the two superpowers in the world in the dispute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is was more evident in the 1960s; Third, in the early 1960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was very tense, which enabled Pakistan to use the conflict to improve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Theoretical Probes

- 51** Causes of War: Multiple Levels of Analysis *by Huang Qixuan*
War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Many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in exploring causes of war. These researches constitute multiple levels of analysis, from individual level, organizational level,